

群 众 出 版 社

风尘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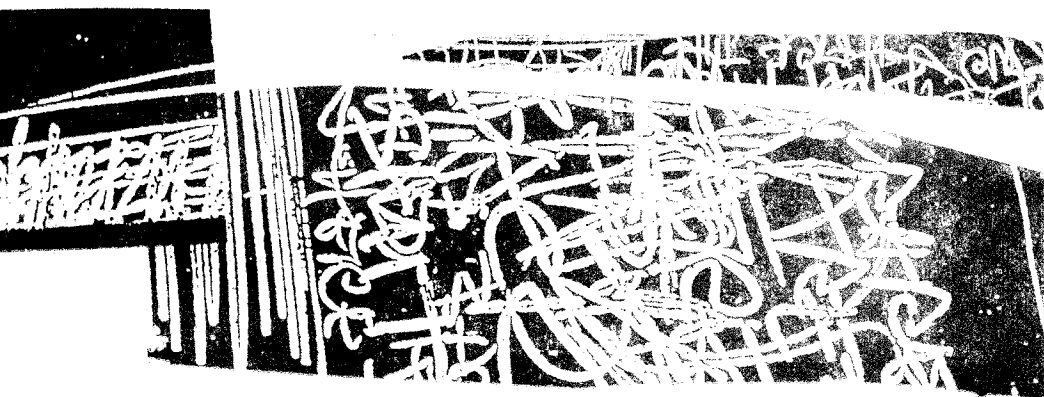
石英 著



啄／木／鸟／文／库

风尘客

石英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北 京

(京)新登字 093 号

风 尘 客

石 英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通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本 16.25 印张 420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364-9/I·501 定价:21.50 元

印数:0001—3000 册

内 容 提 要

当年在天津三不管开窑子的父亲开导过自己的独生子郑汉笙：你这一辈子要想自己高兴，就得让别人不高兴；你要想叫自己身板好长寿，就得折腾别人，给别人添腻歪。相反地，别人要是都开心了，就会扫你的兴；别人要是盖了洋楼，就遮了你的眼界。所以千方百计得拿别人的不痛快来换自家痛快，修个健康长寿老来福。

得乃父真传，郑汉笙八岁上学，十八岁进厂当车工，三十岁被厂保卫选中当了护厂队员、专政组长，在“文革”批斗中大显身手，果然一直得到信任，不但没因当窑主的父亲受牵连，反而“城市贫民”一贯制，红臂箍没离身，在内燃机厂也算是一脚有回声的人物。四十五岁上转到二床单看大门，也是个头儿，没少捞外快。这几年改革开放，他也不甘寂寞，业余的药材生意做得响当当。

不料有一天，其妻带回来一个不祥的消息：十九年前被他专政的一个叫刘世诚的臭老九，现在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副厅级高级记者了。他顿时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平衡。他本想专他一辈子政，谁知后来形势变了，臭老九落实了政策，又“人”了。十几年后，刘郑两家竟又再一次在同一城市相撞，风尘中的匆匆过客竟有如此机缘，令人不得不怀疑是命运之神在捉弄。

本书是著名作家石英最新创作的一部关注现实人生的长篇力作。故事结构宏大，情节曲折，诸多人生启迪尽涵其中。

目 录

一、南下列车晚点运行	(1)
二、一次未完成的公务	(13)
三、谁都知道那是漩涡	(25)
四、打喷嚏也遇到罚款的	(35)
五、“大市民”一门聚会摆家事	(53)
六、见怪不怪的三角格局	(68)
七、个性：既非李白也非杜甫	(81)
八、各家都有难念的经	(95)
九、爱人与不称职的丈夫	(111)
十、亲情、友情、敌情	(125)
十一、是人找事儿还是事找人	(140)
十二、想见的未见到无缘的却碰上了	(155)
十三、各色人等不期而遇	(167)
十四、哦，这才是真实的她	(182)
十五、“大市民”越来越“风光”	(195)
十六、“小记者”写出了大文章	(210)
十七、还是防不胜防	(226)
十八、旧友新交百般况味	(242)
十九、一手大方一手吝啬	(257)
二十、阴阳交错的时辰	(273)
二十一、大舞厅小社会	(287)
二十二、谁说狼毒不食子	(300)

二十三、有缘千里来相会	(312)
二十四、微妙变化从内部发生	(328)
二十五、阔别久矣当刮目相看	(347)
二十六、多情反被无情恼	(361)
二十七、车祸与心祸并发	(375)
二十八、事情正急转直下	(394)
二十九、来者有心迎者无意	(408)
三十、同赴井岗风景不同	(424)
三十一、穷凶极恶终有头	(441)
三十二、南北同时告捷	(454)
三十三、都在追求“心理平衡”	(470)
三十四、虽经劫难而终不悔	(486)
三十五、“二林甫”的阴影在游荡	(500)

一、南下列车晚点运行

朋友夜话

南下列车正点开动，仍然重复着昨天、前天的旅程，而乘客们却不是重复，他们各有各的去向，各有各的动因，各有各的心事。

神州日报记者刘世诚和市 12 中音乐教师陈荧光虽为多年朋友，相约同路，但真正的去向也并不一样。刘记者是这条线路，甚至也是这趟列车的常客。妻子曾不止一次数落着：“那么大的岁数了，老往外跑什么？你们部不是有好几个小青年吗？”他笑笑，依然如故。这倒不是说总往外跑是他的癖好，主要是他并未感到已暮年将至，而经常忘记了自己的实际年龄，只有在填“干部履历表”时才正式地想起来。他也从来不过什么生日，好象无论那天生的都可以。

在接近夜深这时刻，他还在想着这趟列车上月发生的东北五虎“南下战斗队”抢劫残害旅客的案件，想着拐卖人口的事件屡屡发生，想着在自己工作的那个城市也出现了卖淫嫖娼活动……他忽然转过头来问陈荧光：“哎，你说，为什么这拐卖妇女的事件就是屡抓不止呢？”

“不要看三国掉眼泪替别人担忧了。”正在闭目养神的陈荧光，对朋友的感慨似乎缺乏兴趣。“你是记者，又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

说得是，刘世诚苦笑了一下，自思比这更要紧的事情多得

很，何必为此动肝肠呢？

“我们这次真难得，难得在一路同行。”荧光从半睡中醒过来，用手绢擦了擦眼角。

“从‘文革’下放工厂到现在，不觉又是将近二十年了。”世诚侧目望着比自己小八岁的朋友。

“总算有这么一天，也是不幸中之幸。”荧光最近情绪颇佳，他在全中国青年歌手业余组民族唱法预赛中，战胜了本城十多名骁将而稳居第一，这才获得去江城复赛的资格。

“我祝你再次取得成功！”世诚本想用“好成绩”这个词的，在十分之一秒的大脑运算时又觉得“好成绩”不等于“成功”，在主宰声带的神经活动中，临时又改说“成功”二字。

“我还是有这份自信的。”荧光的两道浓黑的眉毛一扬，棱角分明的唇角上漾着踌躇满志的柔光。

世诚不由得想起三天前老友在获得预赛第一时给他打电话中说的话：一旦在决赛中上了名次，给本市争得荣誉，百分之二百地将跳出中学教室那个小天地，不是调市音协就是电视台当音乐节目主持人。

列车象一把彗星般的大扫帚，帚影过后，田垄变得模糊起来，暮霭将远山喷镀成黛色。

荧光打了一个哈欠：“世诚兄，你为了与我同行，舍掉了软卧或软席，来坐这硬板座，我真有些过意不去呢。”

“也不全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我自找。”

世诚没有细说，但荧光也判断个七八。他知道，神州日报社是个非常重要的大单位，有专门的订票人员，但规定必须在四天前办理预订手续，临时打招呼对不起——没戏！其实，世诚还有一条路子，他和车站党委的女书记很熟，以前曾经采访过她，写过有关春运的文章。但老刘不愿轻易去麻烦人家。他曾不止一

次对荧光说过：“麻烦别人是要付出心理上的代价的。”

这“心理上的代价”具体内涵是什么，荧光一下子还剖析不透。但可以肯定，世诚宁坐硬板座并不仅仅是“舍命陪君子”：那他是为了体验一般“下层”人的生活？也不对，他并不想当作家，而且他自己也说过：缺乏文学细胞。

正在这时，戴绿色臂章的列车长走过，荧光赶紧提醒他：“世诚，你的记者证呢：——神州日报的牌子是很硬的呀！”他分明是敦促他向车长交涉办卧铺。

“唔……”世诚只是抬眼目送着车长的背影，又将眼皮耷上了。

“怪人”，荧光斜瞅着身旁这个共过患难的老朋友，既有微怨又觉不解。他自感臀尖硌得有些酸疼，只能是挪动了一下身子，翘起的脚不小心触动对座那个粗汉的腿，这主儿一只眼迸出凶光，就象是要跳起来，荧光不觉隐隐地感到有些自渐形秽，冲淡了刚才一度产生的洋洋自得。细想起来，音协也罢，电视台也罢，对自己都不怎么样。这次来江城参加复赛，他们费尽千方百计，买了一张软卧一张硬卧票，软卧给了通俗唱法的业余歌星卓佳蕙，硬卧给了音院科班出身的美声业余赛手钟清徐，只把一张硬板座给了他陈荧光，电视台的汪百华还给他戴了顶高帽：“陈老师年高德重，就给年轻人做个楷模吧。”当时还没醒过味来，现在一反刍，这主儿比骂我还厉害！

“再怎么难受，比三伏天钻进油车底下安大管舒服多了。”

刘世诚好象洞察了荧光此刻的内心活动，斩头去尾地插了一句。还不能不使荧光想起近二十年前一起下放工厂当钳工，钻在援越油车身子底下，一操作就是个把钟头，汗水把渍透油灰厚如甲冑的再生布工作服都浸透了。可眼下这才是五月末，离入伏还早；再说也不必动手干什么，只是呆呆地坐着，就受不了了吗？

但当荧光转念一想：怎么能跟那时候比呢？现在是改革开放年代，各方面都在飞速发展，交通条件当然也要相应改善；不错，眼前这硬席车里的乘客在整个列车里占大部份，可也不能不讲个身份，你刘世诚也是堂堂的厅局级干部，高级记者，年轻的老干部，软席列车的当然应享者；我陈荧光虽没你牌亮，却也是重点中学的一级音乐教师，业余歌星，还是京剧名票，怎么就没资格乘坐卧铺？

这时不知记者先生是否确实已经睡着，反正他眼睛再没睁一下。

“怪人！”

是有点怪，就拿这次世诚的鹰嘴山之行来说，也完全有悖于他的身价，不就是去那里联系举办青年记者讲习班的区区小事，派个办公室的干事不就得了，为什么还要事必躬亲才放心？而且为了迁就荧光，只能提早乘这趟车，为了不使接站者过于起早，他给省报记者部夏主任发电报，故意把到站时间推后了两小时。

“怎么？你还没睡？”

世诚换了一下腿，将左腿又搁在右腿上，随便问了朋友一声。

荧光没有回答，心里却象做了亏心事似的深深不安。他最清楚：老刘之所以今夜在硬板座上打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迁就他希望与之同行的要求，不然世诚完全可以缓几天再去办他的事，那样就何愁在报社订不上软卧票了。

正想间，荧光听到一个声音不高却很横暴的威吓：“老实点儿，把钱统统掏出来！不然，我就给你放血！”他本能地一睁眼，在相隔三个座位的前面，一个蓬头垢面，小胡子倔倔的歹徒正用匕首顶着一个中年人的后心，那威吓的声音显然是从那干焦的嘴唇里冒出来的。

荧光用臂肘拐了拐正眯眼小憩的世诚。世诚似觉异常，警觉地睁大了眼睛。

“把钱都拿出来！”是从身后送过来的声音。

“快快！别磨蹭！”又是一个公鸭嗓门。

世诚蓦地一扭头，另两个歹徒用同样方式盯住了各自掠夺的对象，与此同时，世诚的目光又敏锐地扑捉到两头的门内各有一个歹徒在把住紧锁的车门。

一共是五个歹徒！

“东北五虎！”他几乎做出了肯定的判断。

荧光感到世诚将要离座，又一次用臂肘拐了朋友一下，暗示他稳住点儿，不要轻动。

世诚只得又坐下来。但这时，前头车门外面有乘警在猛烈砸门，两个歹徒合力推拒，打开的门又被堵住。后面赶来的女列车员帮助乘警推门，门被推开了，乘警制服了一个歹徒，但却被另一个歹徒用匕首刺伤。这边的三个歹徒中除一个跑到那边帮助两个歹徒对付乘警和女列车员外，另两个继续疯狂地胁迫劫掠旅客，钱装满了歹徒鼓胀的衣兜。

这时候，刘世诚再也按捺不住，不顾陈荧光的暗示，一个健步抢上去，抱住了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干瘦黝黑的歹徒。那歹徒愣了一下，扭头一看对手是个半老的“老九”似乎不放在心上，两臂外撑，分明打算挣脱，谁知被那“老九”，死死抱住，挣脱不得。另两个歹徒见这情景，四目凶光毕露，扑过来搭救同伙。这时乘客中有两位军人毅然加入了搏斗。世诚则一直箍住手中的“黑乌鸦”不放。

本来惊魂不定的旅客们见有人出头，胆子也壮起来，几个被掠走钱财的先扑上去，帮助世诚和那两个军人奋起搏斗，用拳头、饭盒和啤酒瓶把这三个歹徒打了三个魂出窍，五孔泛青，然

后用塑料绳捆了个结实。

世诚这才放开那个干瘦的“黑乌鸦”，随手拽着进退不定的荧光，说了声：“去帮乘警抓那两个！”

这时，在车厢前头，女列车员被打倒在地，上衣被扯破，乘警右臂受伤，但仍紧紧扭住一个歹徒，枪还在手中。乘警方面的后援迟迟未至。刘世诚冲了过去，同时大声断喝道：

“土匪王八蛋！你们的人完蛋了！”

那个倔倔小胡的匪徒一惊，不觉撒开手，嗖地就窜出车门，另一个彪形大汉也尾随其后。这时列车已近车站，速度减慢下来。那个翘胡匪徒非常熟练的击破两节车之间的门玻璃，象黄狸般地向车下跳去，后面那个匪徒紧随跳出，只听哎哟一声，估计是摔伤了，但仍爬起又跑。那精干机敏的乘警硬撑着走近车门，左手举枪，暗影里“叭”的一声，将后面那个彪形匪徒击倒在地……

过了一会儿，车长和另一个乘警才赶来，将负伤的乘警和女列车员扶下车去救治；同时带走了由旅客们逮住的三个匪徒。

世诚回到原位，见老朋友嘴唇叭叭欲动，好象要说什么又有些犹豫，便问：“你对刚才的事怎么看？”

“见义勇为，当然很好。”荧光第一次表现得这样吞吞吐吐。“只不过……我考虑到你的身份；你最大的价值毕竟不是在抓一两个毛贼上头。”

世诚微微一笑：“我有什么身份？大报的记者部副主任？高级编辑？厅局级干部？……是不是抓贼也要讲讲身份？”

“不是……”荧光显得两难地将手一摊。“问题是……外面已经有人说你‘爱惹事儿’了。”

“此话怎讲？”世诚平静地诱导说。“没关系，有话你就都说出来，难道你还怕我承受不了吗？”

“不是……是这样……。我也是听一位同事讲的：他哥哥在民航第三售票处当营业部主任，说是上月有个神州日报的刘记者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反映他们那里一个姓花的售票员服务态度不好。营业部主任倒是根据情节批评了她，但是她的班长跟她关系不错，不仅护着她，还骂姓刘的记者是不识时务的……”底下的话可能很难听，荧光只吐了个半截。

“那姓刘的记者就是我。”世诚的语气坦然得惊人。其实那天我是顺路进售票厅看看改点了的时间表，碰上6号售票员耍脾气，好几位要买票的同志好声好气地问她情况，她自顾低头看明星小报，毫不理睬。那些同志只是嘟囔几句表示不满却无可奈何。我却看不下眼去，上前质问她为什么这样对待买票人，她还蛮不讲理，有恃无恐。我不想和她多纠缠，回去以后就给她们的领导机关写了一封信，情况就是这样，你说，有什么不对的吗？”

“对是对，只不过……”荧光嗫嚅着，警惕着周围小声地说：“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还是尽量不树敌为好，要避免无谓的牺牲呀！前几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过一个心理学家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在偏恶基因那一部份人的头脑里，都或多或少潜伏着伤害他人的因素，在某一个火种的碰撞下就有可能爆发。要不为什么近来毫无来由地屡屡发生并非仇家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伤害事件？何况你又惹着他了呢？不是我杞人忧天，象你这样一个人物，不小心受到那般虫子的伤害，用你刚才的话说：不值！”

世诚很认真地听着老朋友的这席话，琢磨着也不是毫无道理，更不能说眼下不存在这些现象，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依然很固执，尽管他充分理解荧光确实是为他担心。

“可是，眼瞅着一些坏人任意横行，抄起手来不管，做‘旁观族’，我可能到死也做不到了。”

“问题是只靠少数人着急，或者挺身而出，就能解决问题

吗？”

“如果连这少数人也‘立地成佛’了，那恶人就更加横行无忌，就拿刚才发生的事，大家如果都不冲上去，谁都充当驯服的羔羊，正气还怎么伸张？我们本身还能自保吗？”

“唔……”陈荧光不再说话，微眯起双眼假寐，一双与颜面不相称的满是皱纹的粗糙的手交替地夹在腿缝间，显示出他内心仍处于不安的状态。

这时，列车剧烈颠簸了一下，好像是前面遇到什么情况紧急刹车，但只耽了不到一分钟，车又照常开动了。

荧光刚才只是惊惧地猛睁了一下眼睛，立时又合上了。世诚瞅着老友，不禁长吁了一口气，二十年前荧光正年轻气盛，在“文革”造反派的淫威下，仍坚持正义而绝不屈节，重友情而拒绝出卖灵魂。经过这二十年，他本质上仍然善良重友情，但却显得过于胆小而求自安了。是因为痛定思痛之后的改弦易辙？还是因为近年来在唱歌方面获得小胜而自醉？总之不再想那更广阔范围的社会责任，减弱了那种经常需要付出自身代价的正义感。真是既非连体难知其心律的每一搏动。唉！……

世诚在似睡非睡状态中，神思回到了四十年前，那时他才十一岁，作为儿童团长，受命于区指导员的指派，进县城假装赶集买菜，将传单掖进蒋军刚修好的地堡射击孔内，遭遇到还乡团巡逻，好险！几乎断送性命。但毕竟是“几乎”，并没有真的死去……；又是二十年后，“文革”趁火打劫派他脑瓜好使，假借他议论接班人林彪“太瘦”犯了弥天大罪，阴谋将他扔进夏日涨水的大河彻底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千钧一发的关头下，经好心的老工人们搭救才得免一死，又是一个“几几乎乎”。

毕竟还是“几乎”——生与死原来只有一纸之隔啊！

“也许该着我命大！”

列车又剧烈颠簸了一下，他猛睁开眼睛，到大站了。晚点一小时。

月台人影憧憧

世诚透过车窗向外望去，原来是他曾下放工作几年的那个省城的车站。虽已是下半夜零时 58 分，但不少旅客还是下车到月台上买东西，活动活动身子。他轻声唤着荧光：“下去看看怎么样？”荧光揉揉眼睛，点头答应。

世诚下车，先自大步流星，奔向靠近卧铺车门的售货摊车，买了一只此地有点名气的“天桥扒鸡”。刚一转身，荧光小声递过话来：“瞧，卓佳蕙和钟清徐，那个男的是电视台的汪百华”。

世诚目光一掠，三个人的突出特征却立时捕捉到了：卓佳蕙他见过，此时她着一件道袍式的宽松风衣，脚下却穿一双白色旅游鞋——这是时下纯中国式的着装时髦，无论是在何种场合何种搭配都拉开旅游远足架势。那个穿乳白色外套的高条女子无疑就是钟清徐了。电视台的汪百华是一个方脸小眼，满脸油气的时髦公子哥。他先主动和世诚打招呼：

“哟，是刘记者，为什么没坐卧铺？您是该享受软卧的呀！”

“这不也很好吗？”世诚说着，拍了一下荧光后背，示意他离开他们。

但没想到卓佳蕙却抢上前来，向世诚递过一张名片：“刘记者，哦，刘主任，您也是去江城采访大赛的吧？希望用您的生花妙笔为我们的选手多美言美言，多来一点宣传效应。”

“我不去江城。我是去中原鹰嘴山办另一件事，江城大赛我们报社文化部有人去的。”世诚尽管不愿与歌星之类的人物近乎，但出于工作，在礼貌上也还合于分寸。

“哦，您不去江城……那么等我参赛回来给您打电话，我有很多报道素材能够对您提供的，新闻界和艺术界有好些可以合作的地方，呃……您可以回赠我一张您的名片吗？”

“这个……”世诚以空着的一只手摩娑着自己的衣服兜儿，轻轻摇头：“在车上手提包里了，等有机会再……”

“那好，反正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卓佳蕙那忒圆的鼻头扭动了一下，堆下半脸勉强的笑。

这时，汪百华抱着膀儿，冷笑着兀自轻轻点头。钟清徐若无其事地一派倨傲，并不作声。

但当刘世诚和陈荧光往硬席车那边走去时，钟清徐却开口了：“我看这位刘先生气格非俗，比他的朋友陈先生……”

卓佳蕙急不可耐地打断她的话头：“此人外界人称‘爱惹事儿’在新闻界不过是小有名气。前几天我的干姐花俊珊还对我说过：姓刘的从背后捅了她一刀子。”

汪百华也说：“此人古板得很，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钟清徐“唔”了一声，目送着远去的刘世诚朦胧的身影。

刘世诚和陈荧光上车时，在车门口正碰见车长和列车员在谈论两小时前车厢里那场刀光血影的搏斗，好象说跳车的两个匪徒，被击毙一个，跑了一个匪首马老四，但他们却不是当时的目击者，而那当事的列车员和车长显然这时却不在车上。

刘、陈二人上车后，本能地仰视行李架上的包儿都在。看来经过刚才那场搏斗的胜利，至少暂时这列火车上会相对太平一阵子。

“来，吃鸡！”刘世诚闻了闻，鸡味尚可。“如果你还不放心，”世诚说着，起身从挎包一头的小兜里掏出一头蒜来：“来，就着这个！”

他俩撕着，吃着，嚼着，不觉列车又开动了，车站的灯光逐渐

被甩在后面，又是昏暗的夜色，只有远天的稀疏的星星小心翼翼地忽明忽灭时灭时明。

“再过半小时就到中原省城了。荧光，你一个人保重。”世诚的话里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好象还有未尽之意。

“世诚，你尽可以放心。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荧光仍然很自信。

哐当，哐当，车声单调得使时间也变得颇不耐烦。

“我准备下车了，你把鸡全报销了。”世诚悄声从行李架上取下手提包。

正在这时，女列车员的声音唤醒了车厢里的乘客：

“旅客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指示：三个小时以前咱们和那伙歹徒进行了英勇搏斗，有的同志很英勇，不顾危险带头冲向歹徒……希望当事人，或者目击者提供名单，上级决定将给予表彰。

世诚听了心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如此迟缓，刚才许多当事人都下车了，现在的乘客有不少都是新上来的，难道你们没有看见？

当女列车员在前头逐一地向乘客询问情况时，世诚把手提包抱在手里，提示荧光：“呆会儿问你时，你决不要向她提供我的名字。”荧光还是有点不大情愿：“为什么要这样呢？”“什么也不为，就是我不愿麻烦，不愿承担什么英雄的美名。”荧光只好点头：他深知老朋友的执拗性情。他过于脱俗，又过于平民化。

车速减慢，世诚从后一节车厢的前门下了车。却不知这时荧光在车上，一直目送着他，直到他那气宇轩昂的身影走进拐角的出口，还在愣愣地凝视着，而且无来由地溢出了泪水。

然而，很快地，荧光又恢复了他对未来二十四小时将发生的事情的自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优美动听充满深